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李公案 第十三回 緝賊蹤茶坊得信 感靈機古廟訪仙

卻說李公聽二人說得針鋒相對，便用心細聽。那個躺著的道：「我前日在李大腳家聽曲兒，看見小白鱗賽張順同兩個朋友在那裡大樂，說這個仇報得痛快，可惜張富有倒霉。你想想，這不是小白鱗幹的事麼？」那個抽水煙的說道：「他報他娘的什麼仇？」那個道：「你真是個沒耳朵的，你知道他殺的是誰？就是華亭李官的兒子。因他哥兒們去年五月間搶婁湖寶興當那一案，被李官拿住。單就是小白鱗漲水逃走，張二麻子、李大丫頭一大幫子都正法了。前幾天，小白鱗在天河館遇見李官的兒子，就一路跟去，幹出這事。不想張富有竟替他抵了命，你說晦氣不晦氣。」李公聽完這一段話，心中又驚又喜，喜的是正凶已有著落，果真不出所料。驚的是自己險遭毒手，倒須加意提防。又想，小白鱗不知在什麼地方，打算找他個下落，又因方才所說，卻是與自己有仇，恐怕露出真情，倒反不便。只要有這小白鱗賽張順這六個字，就不怕沒處尋了。便想起身出來，回頭看吳太，已煙迷睡著了。李公也不去理他，逕自回寓。想起天妃宮道士的話，不禁悚然汗下。心中想道：「明日何妨再去問問這道士，必有個著落。」聽譙樓已報二鼓，便脫衣歇息。又停了半天，吳太方才回來，見李公已安息，不敢驚動，便縮在被窩裡睡了。

次日天明，李公起身，看吳太正在好睡，便悄悄走出房門，到老裴房簷下輕輕咳嗽。老裴急忙披衣出來，李公附耳道：「正凶已有指名，就是小白鱗賽張順。其人三□上下年紀，耳後有一個瘤，今日尚有來請治瘤的，必須設法拿住。」裴道運點頭領會。李公仍回自己房內梳洗不提。

看書的看到這一段，必定疑惑，說道：「李公在那茶館樓上只聽說是小白鱗賽張順，並沒有看見這個人，怎麼對老裴說，就知道是三□上下年紀，並且耳朵後有一個瘤，彷彿親臨目睹的一般。難道李公能未卜先知？還是別有人告訴他呢？豈不是編這書的荒唐，前言不對後語麼？」這其中有個緣故。李公在天河館時，剛剛出門，就碰見這個人盯住眼睛看他，李公疑心必有緣故。等到晚上開船的時候，這個人也來搭船，復又上去，這分明是看個實在的意思，李公因此心中更明白了。可巧，第二日便遇見這樁事。李公是個大經濟的人，處處用心，步步留意的，便拿這事瞧出了□分，心知必是錯殺。就是不知道這兇手名字，所以叫老裴用醫病哄動眾人，原是打他耳朵後這個瘤上生發出來。不想昨兒個又聽見這個實在消息，便印合得一毫不差，這就叫大人心細。常言說得好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不然，船上這許多人，單單李公明白這個緣故？那個小白鱗要殺李公，偏偏會殺錯了，殺了別人。倘若沒有李公隨事留心，那船家只好冤冤枉枉的抵命。倘若小白鱗不殺錯，也便沒有人破他的案。連這部書只好編這樁事，後來許多新鮮奇怪的公案都沒有了，還能成這一大部書麼？造化弄人，奇奇巧巧，曲曲折折，編書的只好隨事敷衍。但看書的本為消遣，誰有工夫前後的體會？所以不能不將這關目表白一回。

閒話少敘。且說李公回房，叫起吳太，囑咐今天只在裴道運左近來往，不可遠離，以便臨時幫拿兇手，吳太答應。李公專程要訪老道士，隨便吃點乾糧充饑。便出店門，往天妃宮而來。及到門前，只見廟門洞開，卻不見道士的卦攤。一個伙工在那裡掃地。李公便上前問道：「借光，鋪辦哥，貴廟有一位老師常在這門前占卦的，可在家麼？」那伙工將李公看了一眼，停了笤帚，說道：「先生問的可是擺卦攤的老道？」李公說：「正是。」伙工道：「先生是姓李麼？」李公道：「正是。因何知道？」伙工道：「說也奇怪，那老道不是個好人。昨兒交給我一封信說：『明早有姓李的來找我，就把這封信給他。』哪知道夜裡三更來天，把他的草棚放火燒了，帶他的小童跳牆逃跑。累咱們大眾挑水救火，忙到天亮。咱們當家的還要報官拿他呢？」李公道：「信在那裡？」伙工便從身邊掏出遞上。

李公接來拆開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。正是：

完成舊約三生事，泄露天機一紙書。

要知老道士信中究竟是些什麼話頭，且聽下回細細說來。